



《少年的你》兼具香港導演風格與內地文化特色

作為導演應該都希望拍的戲多點人看。不管是香港本土電影也好，合拍片也好，都是講人的故事是最好看的。

文化隔閡，不僅是指香港影人在融入內地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水土不服」，還體現在內地市場對香港本土電影的票房上。去年《黃金花》拿到香港電影金像獎後，趁熱打鐵在內地上映，票房卻不到一百五十萬人民幣。導演陳大利坦承：「內地觀眾當前其實不太接受香港本土電影的。」《麥路人》計劃明年在香港和內地同步上映，黃慶勳同樣對票房忐忑，「會擔心內地觀眾不喜歡看香港的電影。肯定不會像《少年的你》一樣收到十五億（票房／人民幣）。」如何跨越兩地文化的藩籬？是這群年輕影人接下來要考慮的事情。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管樂



黃慶勳沒有申請到麥當勞場地，一樣拍出《麥路人》



# 大市場

## 「港人產片」跨越文化藩籬

二〇一九年即將翻頁，《淪落人》暫列本年度香港電影票房殿軍，排在其前面的分別是《廉政風雲 煙幕》、《掃毒2：天地對決》和《新喜劇之王》三部合拍片。近兩千萬港幣的票房，令《淪落人》成為近年香港市場中表現最亮眼的本土電影之一，但在黃慶勳看來，這樣的成績「也僅僅是不賠本而已。」

### 港片需要更廣闊市場

面對看似充滿生機與希望的香港電影，需要認清的事實是，香港七百萬人口的市場根本支撐不起一個電影工業。港產片後繼若想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考慮更為龐大的市場。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創院總監卓伯棠和香港影評人協會榮譽會長何威在訪問時均指出，內地這個華語市場目前依舊是香港青年導演施展才華的理想場所。

談北上，繞不開電影審查制度的話題。事實上，越來越多有關社會題材的作品以及文藝電影正在湧入內地院線。「包括最近上映的《受益人》在內，其實近些年內地電影的類型越來越豐富了，能拍的東西也越來越多了。」陳大利說。當前內地正在經歷被稱為「史上最文藝」的賀歲檔，而從「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走出的絕大多數電影，也都能在內地院線上映。

至於商業片的審查，已北上多年的香港導演關家偉則認為：「其實可以通過技

術上的手段來避免一些可能出現的問題。」他進一步說道：「我覺得最難得的反而是思考如何讓觀眾願意走進電影院，花時間看你的電影。」

當前內地市場賣座的電影集中於兩大類，一種是娛樂大片，一種是高口碑的文藝片或社會題材電影。對於前者，陳大利指出：「香港現在很多人都不講娛樂了，認為娛樂沒有深度、沒有社會意識。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好重要，它維持了整個工業的生命與生態。」

陳大利曾參與「葉問」系列以及《西遊記之大鬧天宮》等合拍片劇本方面的工作，並長期與黃百鳴的「東方電影」合作。學院派出身的他，因為這段經歷，對電影工業有了新的認識，「畢業後我進入電影工業，學到商業電影的技術和技巧，也讓我從一個好討厭這種電影的人，變成一個好欣賞這些娛樂技巧的人。」

### 內地着力培養新導演

電影是故事與鏡頭語言相加的藝術，電影語言有時候比故事本身更能揭示一個時代的文化。然而綜觀當前新晉的香港導演，何威認為，盛譽之下依舊難掩他們在電影語言方面的稚嫩與青澀。

陳大利直言：「現在追求電影藝術的人越來越少了。儘管大家都在做自我表達，但卻不是真正的藝術。」這個遊走在港產和合拍之間的年輕導演，對當下香港電影的表面回春顯得極為冷靜：「香港後生

一點的導演會偏向社會議題多點。當然有導演可以拍出有人文意識、社會關懷的電影，但是問題是容易流於表面，或者說雖然在玩電影，但是沒去到最深層次——什麼是電影。而這才是電影的根源。」

幾乎與香港同步，內地近年也在培養新導演。從西寧FIRST青年影展、平遙電影節，到寧浩的「壞猴子七十二變」等電影計劃，湧現出畢贛、忻鈺坤、徐磊、文牧野等一批個人風格強烈、電影語言運用純熟的新人導演。而這些內地新秀導演也吸引了陳大利的關注。「他們拍電影都有自己的角度，有自己的類型，很會玩電影語言。」他說因為內地工業繁榮，「工業繁榮的時候又有動畫、又有商業電影，還有非常藝術的電影，比如畢贛的《路邊野餐》、《地球最後的夜晚》。香港沒有人拍這些的。」

以「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作品為代表的「本土電影」，其實是一種類型片，其「貼近香港底層生活」、「社會性」、「邊緣性」的特徵，往往被認為與合拍片格格不入。但今年由香港年輕導演曾國祥執導的《少年的你》的出現，證明了香港新一代導演的風格特色可以與內地文化環境緊密融合。

採訪中，陳大利與黃慶勳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這部合拍片，電影超越了創作者的地域限制，以批判性、邊緣性的視角，真實和生動地將內地高考文化、校園霸凌現象搬上大銀幕，並獲得了十五億人民幣的

高票房，對年輕的香港電影人而言，無疑是巨大的鼓勵。

這種鼓勵不僅來自於對香港電影人能力和風格的自信，也來自於對內地觀眾口味的信心。「其實當下內地的票房很公平，而且越來越公平。現在票房高的電影真的是因為戲好看，而如果電影質量不行，一個禮拜就玩完。」陳大利說道，「《哪吒（之魔童降世）》五十億（票房／人民幣），我看了覺得真的好看；《少年的你》一部文藝片有十幾億，都很厲害。我覺得（票房）很公道。」

### 「香港製造」到「香港創造」

上月在廈門舉行的中國電影金雞獎上，林超賢憑藉《紅海行動》拿下「最佳導演」，代表了內地主流電影界對過去幾年香港電影人在中國電影，尤其是主旋律電影類型化方面作出貢獻的肯定。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中，香港電影人將自己的經驗帶去內地，為內地電影工業化提供幫助。如今的主旋律影片，看得見的都是內地團隊，看不見的是全香港製作班底。今年七十周年國慶前夕，國家電影局推出七部重點獻禮影片，其中四部有港人參與，而這四部中《中國機長》、《攀登者》、《烈火英雄》三部又是主要依靠香港後班底製作。

在這個拍片、人才都沒有地區限制的時代，簡單的「港產片」、「合拍片」、「內地片」的標籤，已不符合現在電影創

作和電影合作的潮流。在電影發展局主席王英偉看來，一切要從思維上開始轉變。

「我覺得可能大家對於電影還是停留在香港製造的概念上，所謂香港電影就是Made in Hong Kong。但其實自從十幾年前我們合拍片蓬勃發展後，香港電影人在全世界、包括內地都有很多發展的機會。所以我們現在應該看的是Made by Hong Kong（香港創造），就是香港電影人做的一些作品。」

卓伯棠亦鼓勵香港年輕電影人在專業方面成熟以後，應該以更寬廣的心胸，去縱橫大中華世界：「那裏（北上）有更廣闊的天空，而不是把電影只做給幾百萬香港人看。越多人看，對創作者和社會效果就更有利。」

事實上，無論去到哪裏，電影人想表達的內核是不因地域改變而受到影響的。黃慶勳當初拍《麥路人》，沒有申請到麥當勞的場地，有人質疑「沒有麥當勞你怎麼拍啊」。而他認為麥當勞只是一個「景」而已，對於他電影中所想要展現的「人」是沒有影響的。黃慶勳說：「內地戲，不過是說普通話，而電影展現的人性是不變的。我拍戲是拍人，不是拍景的。」他說，自己其實很希望以後能拍點內地的電影，「我覺得作為導演應該都希望拍的戲多點人看，多點觀眾收到你想講的事情。而不管是香港的本土電影也好，合拍片也好，都是講人的。人的故事是最好看的。」

（本系列完）



▲內地新人導演畢贛藝術風格突出。圖為《地球最後的夜晚》劇照



▲面對本土電影表面回春，陳大利顯得清醒冷靜



▲林超賢憑藉《紅海行動》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



▲《黃金花》等電影在今年金雞百花電影節港澳台影展單元展映

## 該學習哪種製片方式

在以市場為主導的國家裏，通常是採用美國的製片方式。在這種模式中，電影由製片人主導，以市場為基本考量來尋找劇本、組成團隊、預設發行。當前內地和香港的電影製片方式。香港影評人協會榮譽會長何威建議，香港和內地的電影行業更應該學習歐洲的電影製作方式，「製片重點在於創意和發行，

由導演負責把握電影，歐洲作品因此更加多元化、更豐富。」

「從文化角度來說，美國文化單一，歐洲文化多元，中國文化也是多元化，眾口難調，一個電影很難讓所有人滿意，但如果以多元對多元，則總有人喜歡。」何威認為這種電影制度對電影成本的要求低，卻可以滿足大多數人的文化娛樂和文化滿足。

## 內地市場向香港開放的過程

### 話知

二〇〇三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簽署，自此香港和內地的合拍電影可以作為內地電影進行宣傳和放映，而不再受進口電影份額限制。此後CEPA於二〇〇八年又陸續就香港電影簽署補充協議，包括允許合拍電影在香港製作，香港商人可以在內地投資電影院等。

今年四月，中央推出五項電影放寬措施惠港，包括香港人士參與內地電影製作不作數

量限制；對內地與香港合拍片在演員比例及內地元素上不作限制；取消收取內地與香港合拍片立項申報費用；香港電影及電影人可報名參評內地電影獎項；香港電影企業在港澳地區及海外發行推廣優秀內地電影和合拍片可申請獎勵，幫助香港電影人進一步融入內地市場。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也為香港電影提供了一個更大的區域性平台。何威提到：「廣東是票倉，但缺乏電影人才。目前他們想借香港人才，但借不到，香港的新導演也很想進入

這個市場，但苦於進不去。」他認為大灣區的建設將有利於港產片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同時繼續發展：「現在說港片沒港味，因為它的市場不是廣東，而是內地。如何保留港味？在廣東就有港味了，至少語言保留了。」

政策之外，更多內地電影節亦逐漸開始接納香港電影人。除西寧FIRST青年影展的競賽單元完全向港人開放外，今年的第二十八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專門為香港新導演作品提供展示平台，在港澳台影展單元精選「創意香港——首部劇情片計劃」獲獎影片，展映了包括《逆流大叔》、《黃金花》、《以青春的名義》、《一念無明》在內的多部香港電影。